

基于中介语理论补充分析偏误原因与对外汉语教学启示

汪美仑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摘要: 本文综合考量传统偏误原因分类与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 将偏误原因类型归结为母语相关偏误和目的语相关偏误, 并基于中介语理论, 通过留学生产出的书面语料, 专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跟目的语相关偏误原因的补充分析讨论。(1) 受到目的语工具书(主要讨论字典)的释义误导;(2) 学习者自身对目的语语言现象的认知逻辑偏差。

关键词: 中介语理论; 目的语; 留学生; 偏误原因; 认知逻辑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3.08.204

引言

20世纪60年代前, 分析和解释第二语言学习和外语学习偏误的理论以对比分析理论为主, 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偏误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相继应运而生, 后者更是成为目前解释和分析外语学习中偏误的理论基础。

根据中介语产生的多方面因素, 外语学习者偏误产生的典型原因主要被归纳为以下五种:(1) 母语负迁移, (2) 目的语知识泛化, (3) 文化环境影响因素, (4) 学习和交际策略以及(5) 教师和教材不恰当或不充分的训练(鲁健骥, 1984)。这五个重要的原因类型是对比分析理论的延伸发展也是中介语产生的根源, 具有合理性, 对于偏误原因分析具有极大推动作用。但盛炎(1990)认为:“错误来源分类并不科学, 相互之间有交叉, 也有些零乱, 不系统, 不全面。如果我们把错误分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定会找出更好的分类方法来。”。例如交际策略中的简化和语义替代就很有可能是目的语负迁移的体现, 而语言转换和造词则可能是母语负迁移的体现。李大忠(1999)等人则从思维心理的角度阐述偏误成因, 从类比推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三种推理方式入手展开论述, 认为现有的分类之所以不科学, 主要是因为分类标准不统一, 未按照同一层面、同一标准进行划分。教材、教师和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是外部诱因, 属于偏误来源的外在表现, 但无论何种偏误, 其共同点主要是由于母语或目的语的负迁移引起, 而负迁移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异同问题。

从学习者的总体偏误现象来看, 母语和目的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因此偏误类型可以大致被分为母语导致的偏误和目的语导致的偏误两大类。关于目的语导致的偏误, 除了传统类型中的“泛化”以外, 还有其他跟目的语相关的偏误未得到很好地分类。

本文将主要聚焦于目的语导致的偏误, 通过留学生产出的书面语料,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补充阐述:

(1) 受到目的语工具书(主要讨论字典)的释义误导;(2) 学习者自身对目的语语言现象的认知逻辑偏差。即基于中介语理论补充分析跟目的语相关的留学生偏误原因并解释其合理性。

一、目的语工具书释义误导

“工具书”是指专门为学习者考察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字句出处和各种事实等而编纂的书籍, 包括字典、词典、索引、历史年表、百科全书等^①。本文将主要就字典、词典进行论述,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为例。而误导主要是指这些工具书中的循环释义现象和释义相同或近似现象等。学习者因为在接触目的语时受到了来自工具书材料的影响, 导致将两个有区别的语言知识点等同起来并形成固化认知, 即从习得途径的角度分析偏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主要学习途径是教材, 但介于本文是针对现有中介语偏误主要成因的补充讨论, 故教材中的训练误导并不在解释范围内。目的语工具书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途径之一, 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用以辅助学习者的权威性汇编材料,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部分工具书中对于语言点的释义却时常带有误导性。

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屡次”解释为：一次又一次，而“屡、屡屡”两个词又被解释为“屡次”，但实际上这三个词的用法有所不同。马真（2016）认为，“屡”大部分时候修饰单音节词，修饰词组时紧跟的也得是单音节词：屡战屡败、屡止不禁、屡出错误。“屡次”则没有这种限制：屡次出错、屡次说、屡次指出。“屡屡”可修饰双音节动词，甚至是词组，但一般不修饰单音节：可以说“屡屡碰壁、屡屡搁笔沉思”，但是却不能说“屡屡说、屡屡喝”，至少接受度是很低的。但留学生往往会受到工具书释义的误导，将三个词进行混淆使用。

（13）*可能在急忙的生活当中他们觉得还是需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14）可能在匆忙的生活当中他们觉得还是需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急忙”的释义为：副词，急速匆忙；“匆忙”的释义为：形容词，急急忙忙。“匆”被解释为：急，忙。在忽略词性的情况下，不难看出两个词的词义中都出现了彼此的身影，即出现循环释义现象，如此一来留学生在写作时很容易将两者等同，认为可以随意替换使用，导致在本该使用“匆忙”时用成了急忙。事实上，两者之间除了有词性上的区别以外，意义上也并不能划等号。“急”作为形容词形容有生命度的主体如“我很急”时是指想要马上达到某种目的而激动不安，这种激动往往会引起消极情绪，甚至促使主体发怒，而在形容无生命度的客体如“任务很急，急事”时则带有催促性质，有暗示听话人应当缩减时间的意味，总体而言带有较强的主观思维；而“匆”则是倾向于描述主体或客体的动作行为发生速度快而没有闲暇空隙，虽然跟“急”有交叉，但主观思维体现得并不明显。根据（13）句中写作者描述的场景和用词，推测其所想要表达的意图，可以得知在描述“生活”这一客观事物时并没有带有焦躁不安和催促的意味，而仅仅是在陈述生活的忙碌，因此用“急忙”是不合适的。

二、学习者自身对目的语语言现象的认知逻辑偏差

“认知逻辑”是指建立在学习者认知机制和发展水平基础上的，符合学生认知及发展规律的思维顺序和过程（丁兆宝等，2023），投射到对于第二语言的表达上就是表达时认知及发展规律的思维顺序和过程，而这种思维顺序和过程出现偏差，例如前后逻辑矛盾或缺少支撑论证的信息条件，导致表意混乱等，就可以理解为“认知逻辑偏差”。

（17）*他们很容易死掉或者离开家，虽然这句话肯定迷信，可是叔叔结婚后离家、曾祖母和奶奶去世之前我家里的狗都死掉了。

（18）他们在家人离开家后或去世前很容易死掉，虽然这句话肯定迷信，可是叔叔结婚后离家、曾祖母和奶奶去世之前我家里的狗都死掉了。

（17）句中“他们很容易死掉或者离开家”是说话人的结论，“可是”后面都是论证这个结论的论据。由论据可知两个重要信息，即“叔叔离家小狗死了”以及“曾祖母和奶奶去世之前小狗死了”。叔叔、曾祖母和奶奶都可归为“家人，亲属”行列，叔叔离家，属于家人离开家；曾祖母和奶奶去世，属于家人去世，故家人离家和家人去世都会导致“狗死”这一结果。因此结论部分的语义和给出的信息量是不完整的，如果前后给出的信息量不匹配，就无法形成逻辑闭环，无法形成逻辑闭环，则可归为由认知逻辑偏差导致的偏误。

（19）*如果地壳上变形很长时间积累，这使得岩石超过强度的限度，这个岩石被破坏发生地震，所以格陵兰岛的厚度每年满两米。

（20）如果地壳经过长时间的变形积累，会使得岩石超过其强度的限度被破坏，从而发生地震，所以格陵兰岛的厚度每年都会增加两米。

这样改正虽然从语法层面是合理的，但是从语义逻辑层面上说却不合理。单从文本看不出地震的发生与格陵兰岛的厚度之间有必然联系，两者之间缺少衔接条件。如果该学生补充阐述地震发生后板块的挤压现象，则会给结果句增加合理性。之所以缺乏这样的衔接条件，可能是因为在写作者对于汉语的思维认知里，岩石的破坏导致岛屿厚度增加是能够直接获得的因果关系，

并不需要中间条件的辅助,也有可能是因为写作者对于中间条件的表述处于空白状态,因此选择了回避。但无论是何种心理原因,呈现出来的句子都是存在前后逻辑条件缺位的。

三、偏误原因的扩展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与启示

留学生在学汉语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种类繁多,现存的偏误原因和分类是基于前人总结,并在不同层面上均有所涉猎,而偏误分析的根本目的无外乎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犯错的原因,针对具体偏误思考具体解决方案。例如语音、词汇层面和语法层面偏误的纠正训练方式就完全不同,前者应当注重汉语拼音规律的教学和纠错,词汇层面则有更细小的分支,语法层面所涵盖的内容则更加广泛。

辞书作为官方权威编著,对于语言学习的辅助意义和贡献显著,由于其释义项目和数量都极其庞大,故不可能将每一个字词都如上文一样分析解释。工具书所给出的是最基本且公认的释义,并不会站在语法研究视角着重区分字词之间的异同,故工具书只能起到对于巩固学习基础知识的参考作用,学习者的目的语知识获取来源还是应当聚焦于在课堂中,故教师和教材的作用就得以凸显,教师可以通过细致的分析讲解及时纠正学习者因受到工具书释义误导而产生的偏误,也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去解决个别学生的个性化问题。

一般逻辑关系混乱或前后论证条件缺位的句子都需要先经过对写作者心理的揣摩和对客观事实的分析才能推测出学习者的表达意图,并且往往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动才能使句子合理,而且尽管有时语法上能够改正合理,语义和语用上却依然不合理,类似情况涉及的问题就相对复杂,需要进一步阅读整个语篇,找到前后逻辑的关联点。如果在读完语篇后仍然无法判定表达意图,则说明写作者对于汉语的认知逻辑偏差相对严重,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地巩固学习。

结语:

本文以中介语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前人研究作为理论基础,在现有的几种典型偏误原因上新增了两种类别,并运用具体留学生书面语料进行分析阐释这些类别存在

的合理性。这两种分类并非旨在否定原有的类型,而是在原有类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讨论,并对其中的局限做出了思考,旨在不断完善偏误类型的归纳,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参考。第一种是根据外部诱因导致学习者出现偏误的情况入手,并选择众多外部诱因中的一种,即工具书,进行补充讨论;第二种则跟学习者运用目的语进行论证表达时的逻辑思维认知有关,往往体现在论证条件的缺位或前后论证信息不匹配。以上两种补充类别之间具有交叉部分,因此并非独立于其他类型而割裂存在,仅仅是由于选取角度不同,导致论证解释的方式不同。

本篇论文也尚存不足之处。其一,跟目的语因素相关的偏误原因除了典型的目的语泛化以及文中列出的从新角度归纳出的补充类型以外,一定还有未涉及本次讨论的类型有待进一步发掘。其二,本论文由于篇幅原因并未对母语相关的偏误原因类型进行分类与阐述,但实际上,中介语的产生本质上是母语和目的语的一种双向渗透(Adjemian, 1976),原本不应当分割开来讨论。故对于中介语可塑性的讨论也有待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 [1]Adjemian. On The Nature of Interlanguage Systems[J]. Language Learning. 1976, 26 (02).
- [2]李大忠. 偏误成因的思维心理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 (02): 110-119.
- [3]鲁健骥. 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4 (03): 44-56.
- [4]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03).
- [5]马真.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修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41-42.
- [6]盛炎. 语言教学原理[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